

莫言 精选 集言

世纪文学 60 家

莫言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世纪文学 60 家

莫言精选集



莫言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精选集 / 莫言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
ISBN 7-5402-0338-2

I. 莫… II. 莫…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055 号

责任编辑:牛胜福 姚晓华

版式设计:王 毅

莫言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1000mm 16 开 15.5 印张 293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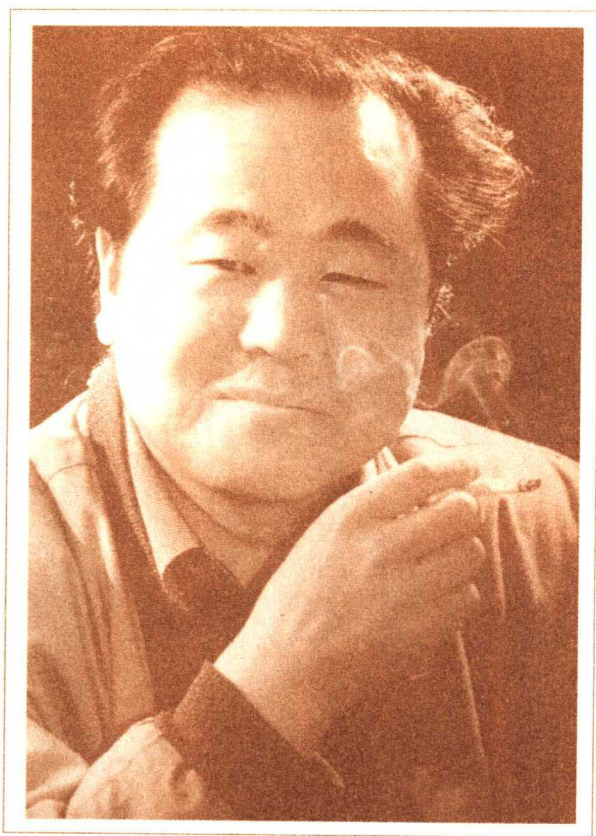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总策划:

白烨、陈骏涛、倪培耕、贺绍俊、张红梅

“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专家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丁 帆 |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中忱 |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 晓明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富仁 | 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白 烨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孙 郁 |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
| 吴思敬 |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陈思和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陈晓明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陈骏涛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陈子善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 孟繁华 |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
| 於可训 |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
| 杨匡汉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杨 义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张 炯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张 健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张中良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赵 园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洪子诚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贺绍俊 |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
| 谢 冕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程光炜 |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雷 达 |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
| 黎湘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莫言像

香烟缭绕中的莫言



踌躇满志的莫言



工作中的莫言

出版前言

20 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20 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 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上承 19 世纪,下启 21 世纪的 20 世纪华文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连接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焕发出青春活力的精神写照,更是一笔浓墨重彩、彪炳史册的文化财富。20 世纪的华文文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构成成为后世所传承,20 世纪的那些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必将作为经典为后人所记取。

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加以整理和出版,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要的历史任务。而且,在当下过于强势的“市场化”使文学生产日见繁杂,过于“娱乐化”的文化环境使文学阅读日见低俗的情势之下,这样一个以积累优秀文化成果、传扬经典文学作品为旨归的历史任务,显得越发重要和愈为迫切了。

2005 年春天,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相同的旨趣,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总策划,开始了这项以“世纪文学 60 家”命名的策划、评选活动。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创编与推出,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为使“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评选、出版活动,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秉承客观、公平、公开的原则,力图综合各个方面的意愿与要求,反映 20 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

基于上述评选宗旨和评选原则,经专家推荐,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确定了100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其后,又约请25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世纪文学60家”评选委员会,在100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为顺序,产生了“世纪文学60家”的专家评选结果。

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20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我们得到了在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的鼎力支持和全力合作,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60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有数万名读者踊跃参加和热情介入这一评选,有些读者还在留言板上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评论性意见,表现了他们对这一评选活动的关心,表达了他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富于个性化的思考。2005年12月16日,读者评选结果在“新浪网·读书频道”正式公布。

上述两个评选表明,尽管在选优拔萃、推举经典这个根本问题上,读者与专家在很多方面的看法是相近的,但最终的评选结果,还是出现了价值取向上的某些歧异。为了使“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与编选,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我们决定综合以上两个评选结果,以各占50%的权重,得出了“世纪文学60家”的最终排名表(见下页评选结果)。

“世纪文学60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60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2005年12月20日



“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结果

排名	作家	专家评分	读者评分	评选结果	排名	作家	专家评分	读者评分	评选结果
1	鲁 迅	100	100	100	31	赵树理	85	55	70
2	张爱玲	100	97	98.5	32	梁实秋	67	71	69
3	沈从文	100	96	98	33	郭沫若	70	65	67.5
4	老 舍	94	94	94	33	陈忠实	67	68	67.5
4	茅 盾	100	88	94	35	张恨水	64	70	67
6	贾平凹	94	92	93	36	苏 童	58	75	66.5
7	巴 金	94	90	92	36	冰 心	51	82	66.5
7	曹 禺	100	84	92	38	穆 旦	78	52	65
9	钱钟书	80	99	89.5	39	丁 玲	78	47	62.5
10	余 华	85	92	88.5	40	顾 城	29	95	62
11	汪曾祺	100	76	88	41	舒 婷	51	69	60
12	徐志摩	85	89	87	42	张承志	67	51	59
12	莫 言	94	80	87	43	王 朔	45	72	58.5
14	王安忆	94	77	85.5	44	刘震云	58	58	58
15	金 庸	70	98	84	45	韩少功	54	57	55.5
15	周作人	94	74	84	46	阿 城	54	56	55
17	朱自清	70	93	81.5	47	张 洁	64	44	54
18	郁达夫	78	83	80.5	48	三 毛	22	85	53.5
19	戴望舒	94	66	80	49	铁 凝	51	53	52
20	史铁生	80	79	79.5	50	张 炜	60	40	50
20	北 岛	78	81	79.5	50	李劫人	78	22	50
22	孙 犁	94	62	78	52	宗 璞	64	33	48.5
22	王 蒙	78	78	78	53	郭小川	58	36	47
24	艾 青	94	60	77	53	柳 青	58	36	47
25	余光中	78	73	75.5	55	施蛰存	51	42	46.5
26	白先勇	85	64	74.5	56	张贤亮	42	49	45.5
27	萧 红	85	61	73	56	刘 恒	64	27	45.5
27	路 遥	60	86	73	56	高晓声	45	46	45.5
29	闻一多	78	67	72.5	56	李 锐	51	40	45.5
30	林语堂	54	87	70.5	60	徐 訔	45	43	44

叙述的极限

| 张清华

我感到徒劳的危险。

用什么样的词语和概念可以概括他的写作？任何一种企图都会因为这个作品世界的过于宽阔、巨大和生气勃勃而陷于虚飘、苍白和支离破碎。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差强人意的题目，因为他太综合了，他的江河横溢和泥沙俱下，他的密密麻麻与生机盎然，他的粗粝奔放又精细入微，他的庞大理念与泛滥感性，他的来自泥土大地的根根须须原汁原味，他的横移于欧风美雨的形形色色洋腔洋调，他的民间的丰饶野性与芜杂欲望，他的人文的大雅情趣与磅礴诗意，他的杂花生树繁缛富丽肢体横陈汪洋恣肆……使任何题目都失去了譬喻的意义。尤其是在《丰乳肥臀》和《檀香刑》之后，莫言已不再是一个仅用某些文化或者美学的新词概念就能概括和描述的作家了，而成了一个异常多面和丰厚的，包含了复杂的人文、历史、道德和艺术的广大领域中几乎所有命题的作家。

因此我用了“极限”这样一个字眼，试图为这篇蛇吞象式的文字找到一个起点。什么是“叙述的极限”？文学的写作当然不是“跳高”，一切尺度都必定是建立在艺术之上的，但莫言在艺术的范畴里确实做出了最惊险、最具有观赏性和“难度系数”的动作。

极限有不只一种表现。我曾谈论过余华将“减法”运用到了极致的特点，莫言恰好和余华是一对相反的例子——他不是运用“减法”，而是运用“加法”甚至“乘法”，他是成功和最大限度地裹挟起了一切相关的事物和经验、最大限度的潜意识活动，以狂欢和喧闹到极致的复调手法，使叙事达到了更感性、细节、繁复和戏剧化的“在场”与真实。

“叙述的极限”有表层和内里两种表现：《欢乐》中长达八万字不分段的极尽拥挤和憋闷，堪称是形式上的极限；《酒国》中通篇的漫不经心地将写真与假托混为一谈的叙述，堪称是荒诞和谐谑的极限；《檀香刑》中刽子手赵甲以五百刀对钱雄飞施以凌迟酷刑的场面描写，堪称是极限，可它同最后行刑孙丙时的檀香刑大戏相比，却还仅仅是一个“铺垫”；《红高粱家族》中奶奶中弹倒地时插上的何止万字的“临终抒情”与回忆场景的壮丽笔法，堪称是抒情的极限，但和二奶奶恋儿之“奇死”——“诈尸”之后大骂不止的奇闻相比，又不免有小巫见大巫之嫌；《丰乳肥臀》中“配种站长”马瑞莲用马配牛、驴配猪、绵羊配家兔的骇人听闻



的方式,进行她的所谓“无产阶级科学实验”的描写,堪称是荒谬的极限,但这和整个作品中母亲上官鲁氏一生的复杂和苦难的传奇比起来,却又显得那样平易和简单……这样的极限在莫言的小说中决不是少量的例子。但这也还只是叙事的“表层”,在深层的意义上,莫言还创造了另一种极限,比如结构上的宏伟与磅礴——《丰乳肥臀》不是当代小说中“部头”最大的,但却是结构最宏伟和壮丽、最具历史辐射力的小说;《檀香刑》在表现中西文化冲突、传承新文学“吃人”主题传统方面是不是最深刻的一部小说可以讨论,但在叙事上却称得上是最富狂欢气质、最接近“戏剧”的小说;还有莫言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所提出的“不是代表老百姓”,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①的观念,也堪称是确立了当代作家“写作伦理”的“底线”,这看起来是最低的,但也许又是最高的。至少在我看来,在当代的语境中,他的这种反省式的表述其实是最睿智和精确的——不仅是一种“说话的艺术”,更是彻底和令人感动的良知。

一 大地的感官:阿都尼斯的复活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莫言,也许是一个“捷径”。从这个角度,复杂的问题会变得简单和清晰起来。莫言小说中洋溢着的生命意识、酒神精神,他的活跃在细节与“神经末梢”上的本能与潜意识,他的狂放的反正统伦理的思想、崇高与悲剧的气质,他的源自大地的根性与诗意的境界,他的小说经验的民族与世界的双重性,还有他的充满魔幻色调的叙述、狂欢化的叙事美学……其实都与人类学有着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如果说这一切构成了一棵生机勃勃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人类学就是它的深扎于大地之中的根。是人类学丰富的思想滋养并“点化”了莫言,使他原有的丰厚和朴素的民间文化经验被提升,成为了可以具有跨文化的沟通可能的“人类经验”。从早期受到孙犁这样的性灵与风格作家的影响,写出了《售棉大道》、《黑沙滩》、《民间音乐》、《三匹马》……到在北京和军艺受到新文化思潮与方法的影响,写出了历史与人类学相激荡的《红高粱家族》,他的经验方式完成了一次蜕变,从一个“民俗”或“乡土风情”意义上的民间歌手,变成了一个“大地的感官”和“现代”的作家。

1985年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风暴席卷庸俗社会学和政治伦理学的年份,也正是在这一年,当代文学发生了突变。在这个突变中,新的“形式”和“方法”固然是影响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动力乃是人类学对伦理学的“革命”。莫言为什么能够把道德视阈内那些看起来非常“危险”的东西,轻易地就变成了“合法”甚至

^①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1期。

崇高的东西？是人类学的“生命诗学”发酵了他的那些乡村生活经验，使他越出了当代作家一直难以胀破的乡村叙述中的风俗趣味、伦理情调、道德冲突，而构建了一个全然在道德世界之外的“生命的大地”，一部由人性和欲望而不是道德书写的民间生存的历史。

这是非常奇妙的，犹如一座神殿的建立和一扇魔窗的打开，世界的绽放、存在的敞开和生命的起舞，都是自动涌现的，莫言看到了这个更深邃和生机勃勃的世界，也更无遮障地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之中。就像《透明的红萝卜》中所写到的那深秋大地上的爱情故事，这首人人都感到美妙、却很少有人曾经真正读懂的诗，其实是一曲富含人类学思想的感伤的情歌。莫言在这里完成的一次“儿童性经验的合法书写”，如果在社会学的语境里是难以想象的。在稍后的《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更是调动了他丰富的民间文化积累与乡村生活经验，以及蕴涵其中的原始思维，构造出了一个以生命对抗伦理、以酒神反对日神、以民间替代主流、以大地整合历史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可以这么说，当代小说中的“大地”首先是这部作品中复活的“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世界”，即是这大地的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莫言也可以说就是一个“东方式的阿都尼斯”。

人类学博大与原始的精神对伦理学的冲破，极大地扩张了当代小说叙事世界的空间，几乎终结了以往文学叙事中“善——恶”、“道德——历史”冲突的历史诗学模式，也改造了人性中“道德”的边界和范畴，莫言由此构建了他的“生命本体论”的历史诗学。《红高粱家族》中的“土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变成了真正的“英雄”。伦理学把人群简单地分为“善”与“恶”两类，而人类学却把人类还原为活的生命体，壮丽的生存之诗就这样鲜活地呈现出来。红高粱世界中的民间道德的核心，是自然世界的法则，生命的强力是这里惟一的领舞者。面对生命世界的大法则，那些世俗世界的小伦理显得那样虚弱不堪；面对酒神那英雄的迷狂和汹涌的诗意，日神统治下的理性、道德、一切功利化的价值判断，则显得那样渺小卑俗。这也是面对“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爷爷奶奶的壮丽人生，“我”却“深切地感到种的退化”的原因。

伦理学的肢解带来了“身体的解放”，莫言小说中充满着的身体的要素，是我将他比喻为“阿都尼斯”的一个理由。身体是感性和本能的载体，身体即是生命本身，所以在莫言的笔下，身体同时为他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带来了不可遏止的活力。他得以在人物的“神经末梢”上展开他的写作，甚至他小说中活跃的无处不在的潜意识，都不是在“大脑”、而是在身体和“器官”中展开的。某种意义上，“身体的道德”比形而上学的道德更具有真实感，更诚实可爱，这是莫言小说阅读快感的源泉，也是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鲜活丰满的缘由。还有动物的描写——对莫言来说，“动物”也许是人“身体的延伸”。读他的中篇小说《牛》，我感到人类自身澎湃



着的肉体创痛:被阉割的滴血的生命,源于人之恶的苦难,还有折射了人之命运的命运,令人震惊又被人漠视了的生存活剧,通过一个放牛孩子的眼睛和潜意识折射出来,这是牛,也是人类;是人类学,也是人文主义。莫言应该是当代作家中写动物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作家之一,他写了马,写了驴、狐狸、蛇、猪、鸟、狗、狼……在《檀香刑》中,他甚至把每一个人物都与一种动物对应起来。

还有更多的问题:民间世界只有在人类学思想的烛照下,才能成为和大地、酒神、历史和生命本体论的美学相联通的东西,而不只是习俗和风情;才能具有形而上学的诗意,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田园诗。这个问题似乎不难理解,比较复杂的是另一个问题,也是牵扯到小说叙事美学的一个问题,即莫言的“历史与人类学的复调叙事”。这是解开莫言小说叙事奥妙的一把钥匙——为什么具有如此浪漫、大气、诗意、原始、还有“多声部”式的戏剧性魅力?这就是他的“狂欢”式的“复调叙事”的结果。

莫言小说中丰富的戏剧性因素,不但实现了对历史原生的丰富性的生动模拟和复原,也体现了对长篇小说文体的创造性改造。从《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其生命意志对“伦理意志的弱化”在叙事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巴赫金论述的“狂欢节”体验在叙事中所产生的效应一样:原始的语境出现了,诙谐具有了更广博的含义,人物的本能得以释放,民间世界的永恒意志代替了一切短暂的东西,权力、统治、主宰绝对价值的所谓“真理”,都处在了被讽刺的地位,历史的本源的多样性、歧路与迷宫般的性质开始自动呈现……与此同时,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大地、酒神和自然,同它们共同构成了小说叙事中的伟大气质与美感力量,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历史诗学”。这是他在当代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中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 《丰乳肥臀》:通向伟大的汉语小说

这部作品的重要使我不得不专门来谈论它。“伟大的汉语小说”,我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然而也将是一个必要和重要的小说概念。因为《丰乳肥臀》和几部诞生于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这个词变得不再是一个虚构。《丰乳肥臀》是莫言迄今最好和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但现在关于这一点还远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它还是莫言迄今受到最严重误读的一部小说。即便在专业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中,也存在着广泛的粗暴而简单化的误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这样一部真正具备了“诗”和“史”的品质、一部富有思想和美学含量的磅礴和宏伟的作品,为什么没有得到人们耐心的阅读和公正的承认?八年来我认真地将它读了三遍,每读一次都有新的认识,现在我更坚定地认为,它是新文学诞生以来迄今出现的最伟大的汉语小说之一——至少它已经具备

了某些这样的品质。就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容量而言,不管是在当代,还是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新文学中,能够和它媲美的作品可以说寥寥无几。

伟大的汉语小说应该具备哪些品质?我似乎应该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我所以认同莫言所说的“作为人民在写作”的观点,首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成功地实践了这一观点。因为他是“作为老百姓在写作”^①的,所以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实践了“伟大小说的历史伦理”——这个“伦理”和前面所谈的反伦理的“人类学”视角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是分属“小道德”和“大伦理”的两个不同范畴。简单地说,一部书写历史的小说,是不是在体现作者的“历史良知”的时候体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在接近民间的真实和人民的意志、“老百姓”的意识方面,达到了“最大的限度”,这是判断其品质高下的首要标准。《丰乳肥臀》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充满血泪和诗意的波澜壮阔的书写是无人可比的;它对人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感人描写,它的秉笔直书的勇毅与遍及毛孔的锐利,在所有当代文学叙事中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在书写人民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的历史悲剧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智慧。

自然,崇高的伦理并不能单独构成“伟大小说”的要素,在《丰乳肥臀》中,上述完整的历史段落是通过一位伟大“母亲”的塑造——即上官鲁氏走过的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来建立和体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是这位母亲造就了这部小说的伟大品质。在已有了百年历史的新文学中,说这样的形象是第一次出现决不是夸张。莫言用这一人物,完整地寓言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血色历史,而她无疑是这一历史的主体——“人民”的集合和化身。这一人物因此具有了结构和本体的双重意义。莫言十分匠心地将她塑造成了大地、人民和民间理念的化身。作为人民,她是这个世纪苦难中国的真正的见证人和收藏者,她不但自身经历了多灾多难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经历了被欺压和凌辱的青春岁月,还以她生养的众多的儿女构成的庞大家族,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发生了众多的联系,因而也就无法抗拒地被裹卷进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所有政治势力的争夺和搏杀,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由她来承受和容纳一切的苦难:饥饿、病痛、颠沛流离、痛失自己的儿女,或是自己身遭侮辱和摧残。在她的九个儿女中,除了三女儿“鸟仙”是死于幻想症,是因为看了美国飞行员巴比特的跳伞飞行表演(这好像和“现代文明”有关)而试图效仿坠崖而死之外,其余七个女儿都是死于政治的外力,死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杀伐争斗,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残废”的儿子上官金童。显然,“母亲”在这里是一个关于“历史

①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1期。



主体”的集合性的符号,她所承受的深渊般的苦难处境,寓言了作家对这个世纪里人民命运的概括和深深的悲悯。

同时,这还是一个“伦理学”和“人类学”双重意义上的“母亲”:一方面她是生命与爱、付出与牺牲、创造与收藏的象征,作为伟大的母性化身,她是一切自然与生命力量的源泉,是和平、人伦、正义和勇气的化身,她所永远本能地反对的是战争和政治,因此她代表了民族历史最本源的部分;另一方面她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大地母亲”,她是一切的死亡和复生、欢乐与痛苦的象征,她所持守的是宽容和人性,反对的则是道德和正统。她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部“反伦理”的历史,充满了在宗法社会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乱伦、野合、通奸、杀公婆、被强暴,甚至与瑞典籍的牧师马洛亚生了一双“杂种”……但这一切不仅没有使她的形象受到损伤,反而更显示出她伟大和不朽的原始母性的创造力,使她变成了“生殖女神”的化身。正是这一形象,使得莫言能够在这部作品里继续并且极致地强化了他在《红高粱家族》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历史与人类学”的双重主题,使母亲变成这一主题的叙事核心与贯穿始终的线索。

这还是一个作为“民间”化身的“母亲”。她固守着民间的生命与道德理念,拒绝并宽容着政治是她的品格,所以她最终又包容了政治,当然也被政治所玷污。所有的军队和政治势力都是不请自来,赶也赶不走地住进她的家。在她身上,莫言形象地阐释出了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政治与民间生存之间的侵犯与被侵犯的关系,这是另一种历史的记忆。她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只能用民间的伦理和生存观念来解释和容纳这一切,这是她作为“民间母亲”的证明。

显然,母亲这一形象是使《丰乳肥臀》能够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一部感人的诗篇、一首壮美的悲歌和交响乐章的最重要的因素,她贯穿了一个世纪的一生,统合起了这部作品“宏伟历史叙述”的复杂的放射性的线索,不仅以民间的角度见证和修复了历史的本源,同时也确立起了历史的真正主体——处在最底层的苦难的人民。

但《丰乳肥臀》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也同样具有强大的象征与辐射的意义,这就是遭受了更多误读的上官金童。这个中西两种血缘和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杂种”,在我看来实际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的血缘、性格与弱点表明,他是一个文化冲突与杂交的产物,而他的命运,则更逼近地表明了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纪里的坎坷与磨难。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矛盾着的:秉承了“高贵的血统”,但却始终是政治和战争环境中难以长大的有“恋母癖”的“精神的幼儿”;敏感而聪慧,却又在暴力的语境中变成了“弱智症”和“失语症”患者;一直试图有所作为,但却始终像一个“多余人”一样被抛弃;一个典型的“哈姆莱特色”和“堂吉珂德式”的佯疯者,但却被误解和指认为“精神分裂症者”……

理解上官金童这个人物,需要更加开阔的视界。由于作家所施的一个“人

类学障眼法”的缘故,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生物性”被夸大和曲解了,实际上作家所要努力体现的是他身上文化的二元性,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的“先天”弱点的象征。仅仅是他的出身,他的文化血缘就有问题,有“杂种”与怪物的嫌疑,这已经先天地注定了他的悲剧。来自西方的“非法”的文化之父,在赋予了他非凡的气质(外貌长相上的混血特征)、基督的精神遗传(父亲马洛亚是个瑞典籍的牧师)的同时,也注定了他的按照中国的文化伦理来讲的“身份的可疑”。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困境,正是源于这种二元分裂的出身:是西方现代的文化与思想资源造就了他们,但他们又是寄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本土的民族文化有一种近乎畸形的依恋和弱势心理支配下的自尊。他们还要启蒙和拯救自己的人民,但却遭受着普遍的误解,这样的处境和身份,犹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隐喻的那样,他本身就已经将自己置于精神深渊,因而也必然表现出软弱和病态的一面——他们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下地狱的决心,但却有着相似的深渊般的命运。其实从“狂人”到“零余者”,到方鸿渐,章永璘,再到上官金童,这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他们和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有相似之处,但却更为软弱和平庸。

容易被误读的还有上官金童的“恋乳癖”。理解这一点,我认为除了“人类学”和寓言性的视角以外,还应该另有一个角度,即对政治与暴力的厌倦、恐惧与拒绝。因为某种意义上,男权与政治是同构的,而上官金童对女性世界的认同和拒绝长大的“幼儿倾向”,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的逃避,这和他的“哈姆莱特式”的佯疯也是一致的。同时,也可以认为他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另类”性格有继承关系——比如他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当代的“贾宝玉式”的人物,他对女性世界的亲和,是表达他对仕途经济和男权世界的厌倦的一个隐喻和象征。

上官金童注定要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诞生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错误,这是文化的宿命。他所经历的一切屈辱、误解、贬损和摧残,非常形象地阐释着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的惨痛历史。但他在小说中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形成了另一条叙事线索和另一个历史的空间——如果说母亲是大地,他则是大地上的行走者;如果说母亲是恒星,他则是围绕着这恒星转动的行星;如果说母亲是圣母,他则是下地狱的受难者……如果说母亲是第一结构的核心,他则是另一个相衬映相对照的结构的核心。小说悲剧性的诗意在很大程度得益于这一人物的塑造,他使《丰乳肥臀》变成了一个“民间叙事”与“知识分子”叙事相交合、“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相交合的双线结构的立体叙事,两条线互相注解交织,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历史与美学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这个人物的性格是足够病态和懦弱的,但这个形象的丰富内涵却深化和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

《丰乳肥臀》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也担负起了它



的庞大宏伟的结构,这也是使它能够跻身于“伟大汉语小说”的极重要的因素。它的主题、人物和叙事结构完整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朴素的奇迹。

我不能说《丰乳肥臀》是二十世纪汉语小说史上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但我坚信,时间将证明这部作品的价值,在它所体现的历史理念上,在它所体现出的美学意义上。也许很多年中将不会再出现具有这样气魄和品质的作品,因为就艺术的规律而言,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三 《檀香刑》:逼近历史的可能

《檀香刑》可能是莫言小说中迄今“艺术含量”最大的一部小说,也是他的风格大变的一部小说——说它艺术含量最大,是因为它最“用心良苦”,但与《丰乳肥臀》比,它就只是一部“奇书”或者“类书”了,比《丰乳肥臀》这样具有天籁品质的作品,还是“人为”地稍逊一筹。这样说或许不尽公平,但在美学的品质上,它们显然是经过了一个从崇高到荒谬的“滑落”。同样是悲剧,但一位伟大的“母亲”和一位风尘式的“妇人”,却使它们分别列入了两个“品级”;甚至前者的粗粝和庞杂也成为了它作为天籁之响的一部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檀香刑》所显示的作家的叙事才华也是无可争议的。尤其是在美学风神上,它非常中国化了,和以往的结构方式与语言风格都不相同。这固然是因为它在小说的形式上采取了诸如“凤头”、“猪肚”和“豹尾”式的传统结构,用了非常“土味”的地方戏曲中的语言,还有对非常典型的民间生活情态的细描,但更是因为它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把刑罚变成了大戏、变成艺术和狂欢的文化——的精妙概括。

刑罚是怎样变成了戏剧——对一些人则是灾难,对另一些人则是节日的?《檀香刑》极尽繁文缛节地书写了作为“戏剧”和“节日狂欢”的刑罚,它用反照甚至残酷的掩饰的方式,让我们目睹和欣赏了由种族的“集体遗忘”带来的欢乐,这是奇书的气魄和方法。它也戏剧性地强化了《狂人日记》和《药》一类作品曾经展现的主题。在一篇新近的演讲中莫言说:“酷刑的设立,是统治者为了震慑老百姓,但事实上,老百姓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狂欢节……执刑者和受刑者都是这个独特舞台上的演员。”这分明是“吃人”和“人血馒头”的叙事的重现。不过,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就会发现这其实也是中国古老的“刑罚历史”的一个延伸,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有了关于古代中国的经典刑罚——“五刑”的记载,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此五刑曰:墨、劓、剕、宫、大辟(处死)。其纪年时间,要上溯到夏禹的时代。可见“刑罚文明”创立之早、花样之丰富、功用之齐全,恐令全世界的统治者欲望其项背而不能!这还不包括在后代的统治者那里又发扬光大了的无数种变换花样的刑罚,像车裂、腰斩、凌迟、活埋……还有此小说中堪称旷世奇闻的“檀香刑”。正像小说中德国总督克罗德所说的,“中国什么都落后,